

也门恐怖乱象解读

方金英 李希若 严 帅 李 伟

[内容提要]也门向来是“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活动的“天堂”。“9·11”后,美国与也门联手打击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一度使这里的极端恐怖活动步入低谷。但受也门国内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以及“基地”组织加强渗透等因素的影响,2006年以来也门境内的恐怖分子再掀新的恐怖浪潮。2009年12月25日,受训于也门“基地”组织的穆塔拉布更是制造了“炸机未遂案”,再次引发世人对也门的关注。

[关键词]也门 伊斯兰 极端恐怖主义 “基地”组织

[作者简介]方金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极端主义、南亚安全等问题研究;李希若博士、严帅、李伟,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所研究人员。

也门是一个有 2300 万人口的贫穷国度,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 53% 为逊尼派、47% 为什叶派。20 世纪 80 年代,大批也门人赴阿富汗参加抗苏“圣战”,战争锤炼出数千名久经沙场、思想激进的圣战者。90 年代初,也门总统萨利赫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欢迎圣战者回归故里,且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南北方的各股反对势力,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此逐渐坐大,“基地”组织乘隙渗入也门成立分支。“9·11”后,为获得美政经援助,也门与美签署《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也门境内“基地”组织因受更严厉的打击而一度步入低谷。但受国内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基地”组织加紧向也门渗透等因素影响,2006 年以来,恐怖分子在也门掀起新一波恐怖浪潮。2009 年 12 月 25 日,曾在也门受训于“基地”组织的尼日利亚金融家之子乌马尔·法鲁克·阿布拉杜·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 1987 年生)从也门获取爆炸物、受“基地”组织之命在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航班上制造了“炸机未遂案”,总部设在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宣称对此负责。也门因此成为继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后又一“基地”组织的

恐怖“巢穴”,进而成为美反恐版图上的“新坐标”。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也门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十分活跃,两度掀起恐怖浪潮,被西方视为恐怖势力的“新巢穴”和下一个全球反恐“主战场”。

第一波恐怖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1998 年初也门政府与美商定建立美军基地,引发“亚丁-阿比杨伊斯兰军”(AAIA)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政府公开叫板,甚至多次用动火箭筒、轻武器袭击政府机构。也门境内反西方活动抬头。同年 8 月,一些也门极端分子在美驻东非两使馆遇炸后被捕,加剧了也门极端势力与政府的对立。之后“亚丁-阿比杨伊斯兰军”头目扎因·阿比丁·米赫达尔(Za'in al-Abidin al-Mihdar, 别名阿布·哈桑/Abu Hassan)被捕,其组织发出威胁称如不释放其领导人,就将袭击境内外国人,同年 12 月即绑架并杀死 4 名西方人质。也门政府 1999 年 10 月 17 日对米赫达尔的处决,拉开了伊斯兰极端势力与萨利赫政府对抗的序幕,也为“基地”组织在也门“筑巢”带来了可乘之机。90 年代末,本·拉丹扶持创建以希

南·哈里希 (Sinan al-Harithi) 为首的也门“基地”组织,并向哈里希副手穆罕默德·哈姆迪·阿赫达尔 (Muhammad Handi al-Ahdal) 提供资金,以便在马里卜省偏远山区发展组织。

1998年,置身阿富汗恐怖训练营多年的也门武装分子阿布杜·拉赫曼·纳希里 (Abd al-Rahman al-Nashiri) 接受“基地”组织的指令和资金后重返也门,着手策划针对美国军舰的自杀袭击行动。1999年1月3日,纳希里袭击美“沙利文”号军舰未遂。2000年10月12日,纳希里伙同希南·哈里希、穆罕默德·哈姆迪·阿赫达尔用一艘小船再次发动自杀袭击,重创美“科尔”号军舰。“9·11”后,也门政府积极协助美反恐,加大对“基地”组织打击力度,也门“基地”组织遭重创。2002年,美驻也门大使埃德蒙·赫尔 (Edmund Hull) 出资数百万美元收买人力情报,美英特种部队则向也门反恐部队 (CTU) 和情报机构“政治安全局” (PSO) 提供援助。11月3日,美无人机发射导弹击毙希南·哈里希及其5名助手。2003年终,由于“亚丁-阿比杨伊斯兰军”新头目哈立德·阿卜杜·纳比 (Khalid Abd al-Nabi) 向政府投诚,穆罕默德·哈姆迪·阿赫达尔被捕归案。2003年,在也门政府军及美军联合打击下,92名重要恐怖嫌犯被捉拿归案。¹

第二波恐怖浪潮发生在2006年以后。2006年9月15日,在亚丁湾主要石油出口港——哈德拉毛省的达巴 (Dhabba),发生了针对两处西方石油设施的4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虽未对石油设施造成损害,却以特有方式宣示也门“基地”组织重出江湖。2007年6月,纳西尔·瓦赫希 (Nasir alWuhayshi) 正式接掌也门“基地”组织,频频袭击也门石油设施及其境内西方目标,2008年3月、4月甚至先后向美使馆、美军驻地发射迫击炮弹。2009年1月,“基地”组织沙特、也门分支合并成“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后,发动了针对西方或相关目标的新一轮自杀袭击和爆炸活动。据悉,“基地”组织已渗透进也门安全机构。许多分析家指出,为了在前往也门机场途中袭击安保严密的工作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获取了也门安全部队线人的帮助。^④

针对这种情况,2009年,美国军界、情治界高官

公开警告,也门正在沦为“失败国家”,将成为下一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美反恐战争的新前沿。2月,中情局长帕内塔 (Panetta) 称,“非常担忧索马里和也门的情况,两国都有可能沦为‘基地’组织的‘避风港’”。几个月后,美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 (Dennis Blair) 称,“也门正成为‘圣战’战场,可能沦为‘基地’组织潜在的地区行动基地,用来策划境内外的恐怖袭击、训练和帮助转移恐怖分子”。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阿拉伯半岛国家中,也门问题最突出。也门政府无力控制全部地区,为该地区恐怖分子和反叛武装、尤其是‘基地’组织提供了一个‘避风港’。⁽⁵⁾ 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假如也门极端势力进一步扩张,其战略地理位置将利于恐怖分子在该地区流窜,威胁到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有鉴于此,美正在扩大与也门的安全合作,提升其应对反叛武装和打击恐怖分子的能力。”^{1/4}

从两波恐怖浪潮不同的攻击目标可以看出,恐怖浪潮在也门呈现明显上升之势。在第一波恐怖浪潮中,恐怖分子主攻“硬目标”,如防守严密的西方军事目标、外交设施及其石油设施,他们也袭击也门安全部队,包括也门著名情报机构“政治安全局”总部及其负责人。在第二波恐怖浪潮中,恐怖分子主攻也门的石油设施和旅游业目标,其优先目标是攻击马里卜和哈德拉毛省两地的油气设施,但当两省防守严密难以得手时,就转向攻击其境内的“软目标”——西方游客,刺杀马里卜政府官员。此外,其袭击目标还包括民航与气象局、议会、中央银行、国航办公室、国家广播电台、移民办公室等。^{1/2}

也门恐怖浪潮愈演愈烈的一个原由是,也门新

¹ Michael Knights “Jihadist paradise: Yemen's terrorist threat re-emerg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2008.

^④ “Timeline: Yemen-based Al-Qaeda activities”, December 30, 2009, <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s/1161082/headline>

⁽⁵⁾ Jeremy M. Sharp “Yemen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July 7, 2009, <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4170.pdf>

^{1/4} Jeremy M. Sharp “Yemen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July 7, 2009, <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4170.pdf>

^{1/2} Gregory D. Johnson “Attacks on Oil Industry Are First Priority for al-Qaeda in Yemen”, *Terrorism Focus*, Volume 5, Issue 5, February 5, 2008.

一代恐怖分子坚持“圣战”立场、战斗经验丰富。¹目前,在也门有数百名“基地”组织成员,2006年2月从萨那“政治安全局”(Political Security Organization)下属中央监狱越狱的23名囚犯主导并推动了新一轮恐怖袭击。这些人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9·11”后赴阿富汗参加过“圣战”,十分激进,在经历过牢狱生活后更加摒弃也门人乐于协商、妥协的传统,坚决不同政府妥协。比如纳西尔·瓦赫希,2001年美攻打阿富汗后逃往伊朗被捕,2003年11月与其他8名也门人一起被遣返回也门在押直至2006年2月越狱。伊朗和也门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极端强硬,曾强调“圣战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宗教责任”,还威胁要对折磨狱友致死的人实施报复。^④

二

也门在“基地”组织全球恐怖版图中日益占据特殊位置。就现实而言,这主要是由于“基地”组织乘也门社会纷乱之隙大力渗透,夯实其生存基础。^⑤

首先,“基地”组织将也门作为推翻沙特政权的“跳板”。也门紧邻沙特,两国长达18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一直是恐怖分子流窜和武器走私的通道。多年来,西方情报官员一直认为,本·拉丹的“基地”组织视沙特政府为伊斯兰圣地“不合法的保护人”,其终极目标是推翻沙特政权。2009年1月,“基地”组织沙特、也门两个分支合并成“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总部设于也门,头目为原也门“基地”组织头目纳西尔·瓦赫希,二、三号人物为2007年11月从关塔那摩监狱遣返回沙特的赛义德·阿里·希赫里(Said Ali al-Shihri)和穆罕默德·奥菲(Muhammad al-Awfi)。4月、8月、10月,沙特政府三次逮捕“基地”组织成员共55人,击毙基地组织成员2人,查获大批枪支、弹药等武器。8月28日,藏身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成员阿布杜拉·哈桑·阿希里(Abdullah al-Asiri)实施自杀袭击,使沙特内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ohammed bin Nayef)亲王受伤。^⑥

其次,“基地”组织以也门作为“战略纵深”。也门地处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濒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与索马里隔海相望,曼德海峡是通往苏伊士运河

的重要海上枢纽。因此,也门一直被用作转运和输送赴阿圣战者及“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两地活动的中转站。1991—1996年本·拉丹落脚苏丹时,就在也门及苏丹港之间建起“海上桥梁”——将“基地”组织成员从苏丹港运到也门,再从也门进入沙特、阿曼。同时,“基地”组织利用也门人的移民圈和人脉关系网络向东非、印度洋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拓展势力和开展恐怖活动。此外,“基地”组织成员还将也门当成参与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等地行动后的休整基地。

第三,“基地”组织将也门作为输送大量“圣战”斗士的“人力资源库”。20世纪80—90年代,也门圣战者曾源源不断地奔赴阿富汗参加抗苏“圣战”,后来又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对付反塔的北方联盟。在2000年10月12日“基地”组织袭击亚丁美“科尔”号军舰的行动中,参与者80%是也门人。2002年,美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拉克万纳(Lackawanna)捣毁一处“基地”组织窝点,嫌疑人均为也门人。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伊对美军发动“圣战”的外国人中,相当大比例来自也门,亚丁的马阿拉区是伊拉克境内自杀袭击者的主要来源地。

第四,本·拉丹及“基地”组织将也门作为“最后避风港”。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一直担心“游牧式”恐怖分子大规模流窜于广阔的动荡弧地带——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经也门至非洲之角和北非“萨赫勒”(Sahel)地区。本·拉丹自己则说,如果不得不离开南亚,他将选择也门落脚。据美CBS消息,驻伊斯兰堡西方外交官透露,2009年巴阿边界的“基地”组织阿拉伯恐怖分子“有些已在去也门途中被捕”。巴基斯坦高官证实,“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恐怖分子经伊朗南部海岸的边远地区分散登上渔船驶往也门”。某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表示,

¹ 本小节材料主要来自:Gregory D. Johnsen “Al-Qaeda in Yemen Reorganizes under Nasir al-Wahayshi”, *Terrorism Focus*, Volume 5 Issue 11, March 18, 2008.

^④ Michael Knights “Jihadist paradise: Yemen’s terrorist threat re-emerg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2008.

^⑤ Michael Scheuer “Yemen’s Role in al-Qaeda’s Strategy”, *Terrorism Focus*, Volume 5 Issue 5, February 5, 2008.

^⑥ “Timeline: Yemen-based Al-Qaeda activities”, December 30, 2009, <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s/1161082/headline>

2009年有 800-1200名阿拉伯恐怖分子离开阿富汗-巴基斯坦转战也门。¹ 2009年奥巴马下令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时,遣返了一些囚犯,当中一部分人已奔赴也门,其中就有被誉为“关塔那摩狱中诗人”、也门“基地”组织主要宗教思想家易卜拉欣·苏莱曼·鲁拜什(Ibrahim Sulaiman al-Rubaysh)以及赛义德·阿里·希赫里。

三

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在也门滋生乃至坐大,恐怖活动日益猖獗,不仅有其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且受本·拉丹对也门特殊情怀的影响。

也门不断恶化的结构性社会危机和政治分裂、国家机器濒临瘫痪,加上赤贫和绝望,为“基地”组织落地生根提供了土壤。目前,也门是最穷的阿拉伯国家,全国人口中有 40%的人失业,逾 30%的人营养不良,几近 50%的人处于赤贫;但出生率很高,2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60%。在这个极端保守的穆斯林社会,妇女通常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然而却可以经常见到许多全身裹着黑衣的各年龄段妇女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行乞,凸显了也门社会的破败衰微。^④ 经济落后,生活缺乏保障,政府治理长期不到位,容易激进化的年轻人人居多,给“基地”组织提供了渗透、拉拢的空隙。也门最动荡地区正是“基地”组织最活跃的地区,正是遭受干旱和长期被政府忽视的地区,在伊拉克、阿富汗遭挤压的“基地”组织成员就是在这样的地区重新集结建立起“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也门萨利赫总统曾经利用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为其政权服务,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坐大提供了机会。也门一直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圣战”运动,数以千计的也门人在 20世纪 80年代奔赴阿富汗参加对苏“圣战”,苏联撤军后返回也门时已身经百战、非常激进。与中东国家不同,当时的萨利赫政府对数万名回国圣战者表示欢迎,将其视作镇压南部分裂分子的有效工具。1994年,萨利赫总统与极端分子结成利益共同体,击败了南部分裂分子、政治反对派及北方部落势力,统一也门。如今也门经济濒临崩溃,北部萨达(Sa'ada)什叶派胡塞反政府叛乱

已持续 5年,2009年 8月后大规模冲突再起,南部分裂主义运动重新活跃。据也门“基地”组织发言人阿赫迈德·曼苏尔称,萨利赫曾“恳求”“基地”人员支持也门政府镇压北部什叶派叛乱活动,政府以“减少对我们成员的迫害”作为回报。实际上,在审判参与袭击美“科尔”号军舰的恐怖分子以及其他被控参与各种针对政府、外国外交机构及外国平民袭击的恐怖嫌犯时,也门政府仅以伪造证件罪或其他简易程序草草结案,或者用怀柔政策拉拢部分“基地”组织成员,促其为政府服务。^④

也门社会结构部落化特点为“基地”组织的渗透提供了便利。这里的主要社会单元为部落、部族。政府对首都以外地区控制力弱,一些山区及贫困地区由部落武装掌控。也门“基地”组织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力量尤其强大,近期主要恐怖活动都发生在这两省。这里地理位置偏僻,多山,居住在此的部落民笃信伊斯兰教,非常保守,但却异常分散。仅马里卜省就有 4大部落,70多个部族。这些部落的风俗及传统道德观与阿富汗的部落一样,认为他们必须尽责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不管他们做过什么。如果对方是宗教信徒,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有些部落因此沦为“基地”组织成员的避难所。

本·拉丹对也门情有独钟,“基地”组织反美斗争第一枪就是 1992年 12月在也门亚丁针对前往索马里美军发动的袭击。个中原由并不复杂。也门是本·拉丹故乡。他常说喜欢也门,因为也门人热情好客、有虔诚的信仰、部族荣誉准则(code of honor),为此专门迎娶了哈德拉毛部落酋长艾哈迈德·阿卜杜·伊法塔赫·阿萨达赫(Ahmad Abd al-Ifattah Assadah)之女为其第 4位妻子。也门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先知穆罕默德高度重视也门,因为伊斯兰教创教后也门很快就接纳该教。本·拉丹

¹ Andrew England “Al-Qaeda targets Yemen as haven”, *January 4, 2010*, <http://www.ft.com/cms/s/0/9a753848-095e-11de-80dc-00144feab49a.html>

^④ Fawaz A. Gerges “Al-Qaeda has bounced back in Yemen”, *January 7, 2010*, <http://www.cnn.com/2010/OPINION/01/07/gerges.yemen.us.terrorism/index.html>

^④ Robert F. Worth, “Fighting Terror the Yemeni Way: State Has Preferred Policy of Dialogu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29 2008

曾称,也门“在执着于传统和信仰方面是最好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因此,“基地”组织成立以来,本·拉丹亲自招募也门人,该组织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也门成员,本·拉丹的保镖、私人秘书、司机和厨师等大多都是也门人。如也门人塔里克·法赫德里(Tariq al-Fahdli),曾是萨利赫政府高层成员,与本·拉丹在阿富汗并肩抗击过苏联;纳西尔·艾哈迈德·纳西尔·巴赫里(Nasir Ahmad Nasir al-Bahri)长期担任本·拉丹卫队长;“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掌门人纳西尔·瓦赫希 20世纪90年代从也门奔赴阿富汗成为本·拉丹私人秘书。¹ 目前仍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200名服刑人员中有97位是也门人。本·拉丹甚至与也门总统萨利赫、也门改革党主席阿布·马吉德·津达尼(Abu Majid al-Zindani)等诸多政要关系甚笃。

四

解决也门结构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远见卓识,也门和美国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基地”组织则一心要利用也门乱局“浑水摸鱼”。因此,在也门遏制和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也门恐怖乱局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以及萨利赫政府的无能为力,均超乎想象。美国的认识和应对也是逐步强化起来的。也门地理位置重要,日益恶化的局势影响到沙特等海湾国家乃至索马里,近来索马里和东非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日趋活跃。因此,2008年,美政府就在也门悄悄地开辟了针对也门“基地”组织恐怖网络的隐蔽战线,中情局派出拥有丰富反恐经验的高级特工前往也门,并派出最秘密的特种行动突击队培训、装备也门国防军、内政部、海岸警卫队。2009年,美对也门提供了高达7000万美元^④(2006年不到500万美元)的反恐援助。“炸机未遂案”后,奥巴马总统当即表示要与也门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打击“基地”组织,2010年对也门援助将达1.4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美特种部队和中情局开展秘密行动的经费。^⑤

美在也门的反恐战略主要基于两个假设:一是认为在美增加安全援助的前提下,也门政府就会打

击“基地”势力并将其根除;二是认为打击“基地”组织主要靠反恐措施。但是,实际上,美高估了也门政府的应对能力。也门约2/3的国土控制在分离势力或地方部落手中,也门安全部队战线过长、疲于奔命。南部反叛斗争已历4年,也门政府至今仍未解决这个问题。萨利赫总统统治也门30多年,其拉拢对手和维持朋友的能力已大不如前。^⑥更重要的是,石油生产占也门出口的90%;据世界银行预测,也门石油资源到2017年可能枯竭,萨利赫总统届时因为无钱而无力再玩“保护人政治”和收买反对派,无力继续向民众提供社会服务和保护。

与此同时,美国与也门之间的反恐合作不和谐音日益升高。2009年12月,在美帮助下,也门政府军发动了数年来对恐怖分子藏身窝点的最猛烈打击。但是,也门政府担心美可能的直接军事干预将会从政治上削弱政府,引发更大的动荡。美国对也门实施空中、导弹打击肯定会带来政治灾难。因为,也门人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情绪强烈,以捍卫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事业不惜献出鲜血和财产而自豪。2002年,美无人机击毙一名“基地”组织高级头目,曾使也门领导人面临强大的国内批评,被指责为与美国穿一条裤子。因此,2010年1月7日,也门负责安全与国防事务的副总理拉萨德·阿利米(Rashad al-Alimi)宣布与美军事合作有限度,“美对也门的任何直接军事干预都会增强‘基地’组织网络而不是削弱该网络,在也门的土地上,我们不能接受外国军队的存在。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将依靠也门自己的军队和安全力量追捕、打击‘基地’组织”。近来,也门高层已公开降低也门-美国关系调子,反复强调西方安全援助应限于训练和资助也门反恐力量。^⑦但美及其盟友威胁,必须满足某些“期望和条件”后,也门才能继续得到西方的援助。

¹ Michael Scheuer “Yemen’s Role in al-Qaeda’s Strategy”, *Terrorism Focus*, Volume 5 Issue 5, February 5, 2008

^④ “Yemen is focus of new US front against al-Qaeda”, December 28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middle-east/articles6969378.ece>

^⑤ Fawaz A. Gerges “Al-Qaeda has bounced back in Yemen”, January 7, 2010 <http://www.cnn.com/2010/OPINION/01/07/gerges.yemen.us.terrorism/index.html>

^⑥ Fawaz A. Gerges “Al-Qaeda has bounced back in Yemen”, January 7, 2010 <http://www.cnn.com/2010/OPINION/01/07/gerges.yemen.us.terrorism/index.html>

“基地”组织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走向终结，“基地”反击也门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可能性骤然加大。“基地”组织头目之一加里卜·扎伊迪 (Ghalib al-Zayidi)向一家泛阿拉伯日报透露，也门“圣战者”不会重犯 1994年的错误。当时，因政府许诺击溃南方社会主义政党后在国内实施“沙里亚法”，圣战者便加入政府打击社会主义政党的行动，以维护也门的领土完整。但清除社会主义党后，政府违背诺言，反而“掉转枪口抓捕圣战者，有些人因此被杀，而外国圣战者则被驱逐出境”。^④“基地”组织明白，只有先弱化也门政府，才能在该国建立、巩固训练和招募恐怖分子的营地。为此，它不断在也门策划针对石油设施、外国使领馆、外国人和安全机构等目标的恐怖袭击，并与南部分裂势力结盟对抗也门中央政府。2009年 5月 13日，纳西尔·瓦赫希在“圣战”网站上发表声明，公开支持也门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目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约有 2000名恐怖分子及同情支持者，他们正在利用也门的动荡局面，努力将该国打造成波斯湾与非洲之

角之间的恐怖训练和行动中心。^⑤

反恐专家担心，“基地”组织在也门站稳脚跟后，可以与索马里海盗协调行动，并最终将手伸到苏伊士运河，或者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发动恐怖袭击。一名法国反恐官员称，“去过也门的人都知道，自动步枪、炸药、甚至火箭筒在街角公开售卖，叫卖者毫不隐讳其伊斯兰成员身份。这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恐怖分子可能从伊拉克或阿富汗这样的‘圣战’战场流窜到另一个战场索马里”。^⑥ ○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Sudarsan Raghavan, “Yemen says there are limits to it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United States”, January 8 2010, <http://www.asr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7/AR2010010702184.html>

^④ Abdulhaneed Bakier “Al-Qaeda in Yemen Supports Southern Secession”, June 12 2009,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v%5Btt_new%5D=35108

^⑤ Abdulhaneed Bakier “Al-Qaeda in Yemen Supports Southern Secession”, June 12 2009,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v%5Btt_new%5D=35108

^⑥ Andrew Lee Butters “The Most Fragile Ally”, January 7 2010,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52142,00.html>

(接第 19页)这两项原则。但是，今年以来为摆脱在军售问题上的两难困境，美国越来越期望两岸尽快展开军事互信谈判，能够就减少军事对抗达成协议。美国期望将陈水扁时期的对台“危机管理”变为未来的“机遇管理”，为其对台军售减压。2009年 9月 24日，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鼓励两岸采取建立互信的措施，以拉近两岸关系，增加海峡地区的稳定。¹ 9月 28日，美国防部助理部长格里格森在美台国防工业论坛上又强调，美国对两岸近期的互动深受鼓舞，但是美国还没看到同样的进展发生在军事领域，美国鼓励两岸在适当的时刻、依据双方都同意的形式采取类似步骤。^④ 这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首次有美国高层官员公开就两岸军事谈判喊话，显示出美国的急迫心情。如果两岸军事互信取得进展，美国可以理所当然地减少对台军售。反之，美国则会认为自己找到了对台军售的理由。

第三，美国可能在军售、美台官方交流方面更趋谨慎。目前在美台关系方面，台湾有六个努力方向：

其一，签署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FTA)，可以先从双边投资协定着手，再到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最后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其二，签署台美引渡协定，把在美国的台湾嫌犯引渡回台；其三，参与美方的免签证计划，将来台湾民众到美国旅游，不需要签证；其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即台湾争取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ICAO)、《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希望美国像过去支持其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一样帮助台湾；其五，期望美国能派能源、运输、商务等部门的内阁层级官员访问台北；其六，向台湾出售 F-16C/D 战斗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会谨慎行事，以免损害中美战略关系。○

(责任编辑:沈碧莲)

¹ James B. Steinberg “U. 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9

^④ Wallace C. Gregson, “U. S. - Taiwan Relations 2009”, Remarks to the U. S. - 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September 28 2009